

试论施蛰存都市小说的边缘意识

边祥凯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施蛰存作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在中国文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从社会学边缘性理论分析, 认为他的边缘意识源自其出生成长的环境和求学工作于大都市的特殊经历, 他身份的边缘性又影响了他的创作, 使得都市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呈现出边缘性特征。解析施蛰存都市小说的边缘意识, 让我们从中反思当时都市畸形弊病的现状, 审视传统乡村文化的淳朴美好。

关键词: 施蛰存都市小说; 边缘意识; 个性自觉; 边缘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7)03-0085-06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个性特色的一位作家, 在小说创作上具有的独特个性, 专研新的创作途径, 因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 人们对施蛰存的文学评价有高有低, 如沈从文在《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中谈到: “作者的成就, 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对施蛰存评价相当高。然而也有不同观点如在当时主流文学的代表作家楼适夷看来, 施蛰存的作品是有背常理的, 是当时文学的异端。主流文学的盛行使得施蛰存逐渐淡出人们视线。直到20世纪80年代, 被遗忘的施蛰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视角研读其作品。吴福辉最早对施蛰存进行了研究, 对施蛰存给予了肯定评价, 从整体视角总结了施蛰存的整个创作道路。还有李俊国从都市文学的视角探究施蛰存的作品, 在《“都市里的陌生人”——析施蛰存的小说视角兼谈现代都市文学的一种审美特征》, 从都市陌生人的角度分析施蛰存小说所反映的一种时代特性^[1]。刘俊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入手, 探析施蛰存小说的特色, 肯定并确立了施蛰存心理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随着对施蛰存研究的不断加深, 分析的切入视角各具差异, 还有从历史题材、佛教文化等等视角分析施蛰存的作品。本文是在综合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社会学边缘性理论来深究施蛰存都市小说的边缘意

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 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围绕“边缘人”概念阐发了对边缘性的认识。边缘性理论也更加深入地渗透到各类学术理论的分析范式之中。结合社会学边缘性理论来分析施蛰存施蛰存自身不苟同与主流思想的个性特征, 以及其塑造在行文中的边缘人物形象。同时他积极的探索不同于当时小说创作的表现手法, 揭露都市文明下人的真实情感, 批判都市文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一、边缘意识和个性自觉形成的原因

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 就会形成不同的人格特征, 人们成长于怎样的环境, 经历怎样的境遇, 会直接影响其一生。就施蛰存来说, 他都市小说中的边缘意识和个性自觉与其成长、生存的环境和境遇,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城安然闲适小镇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繁华绮丽都市的西方文明, 无不潜移默化影响着施蛰存的心灵向往与思想追求。

1. 古城小镇的成长环境

社会学中所讲的环境: “是指以人类为中心的外部生物物理世界, 即人类生存、繁衍所必需的相应的环境。”^{[2]35}就施蛰存成长的环境, 施蛰存出

生于浙江杭州, 幼儿期在家乡度过, 杭州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有着浓厚深郁的历史文化, 风景宜人。施蛰存世代为儒生, 思想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而且施蛰存存在年幼时期居住地过多出, 在他两岁时, 随父移家苏州, 八岁时又举家移居到松江。这种犹似漂泊的经历, 和传统文化的深染使得他的情感更加敏感。松江对他的影响之深, 尤其是松江地的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 以至他在日后回想松江说: “松江从宋元以来, 一直是盛产鱼米棉布的江南大城市, 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 这个底府渐渐没落, 地主阶级永远过着世袭的封建生活, 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城市里没有生产性的工业, 我生长在这么一个虚有其表的江南大城市里。”^{[3]17} 在施蛰存眼里, 松江是一个徒有其表的江南大城市, 是一个传统乡镇城市, 这里仍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风俗和习惯。都市文明还没有侵染到乡间城镇, 人们还没有感受文明熏陶, 传统在人们日常中仍在延续。在他的认知中, 他的家乡在江南小镇。他认为: “影响创作的因素除政治, 还有都会和农村。生长于农村的作家到了上海, 无法接受都市的生活。他虽人在上海所写的仍是农村题材, 并不是所有在都市的都是都市人。”^{[4]170} 这就看出他内心无法融入到都市生活, 无法融入到社会主流。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所在的处境。在日后旅居大都市, 他都自觉的给自己附上城市边缘人的标签, 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 窥察周围的人和事。

2. 绮丽都市中的生存境遇

因求学而来到上海的施蛰存, 有着一个普通青年的热血激情, 对外面的世界有着无尽的憧憬、对未来生活有着美好的向往。然而在亲身体验都市文明的洗涤下, 感受到的与想象中完全差异, 现代都市生活高速运转的节奏, 每个人都处在高压氛围, 为所谓自己扮演的角色尽责, 没有自我可言。现代都市社会其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先进的生活方式等等都与传统乡镇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喧嚣繁华的大都市与宁静古朴的小城镇, 施蛰存始终徘徊在两者之间, 一方面向往现代生活却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内心惆怅, 一方面以都市边缘人的身份窥探周围世界怀想故乡的悠远遥望。他深深的意识到, 大都市文明不断快

速演变发展的背后, 是以压抑人的欲望和破坏侵蚀传统文明为基底, 由此带来了种种都市病态现象。加上当时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激化, 他初到上海的梦想和激情被无情的击碎, 内心的精神家园失落, 感到人生孤寂迷惘。当时的中国文坛是以左翼文学为主流, 作品多以反映社会现实, 宣传革命理想。而施蛰存给我们展现了另一种审美倾向, 他专注对人性深层次的挖掘。施蛰存阅读、学习西方文学, 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心灵交流, 引发共鸣, 接受着西方文学的熏染。他在自己的象牙塔中, 探索创作的新途径, 来挖掘人的内心、揭示社会现状、反思社会弊病。

二、都市小说中的边缘意识

施蛰存自身的成长经历, 以及他日后都市生存境遇, 都影响着他的小说创作, 他的独特个性和边缘思想渗透在作品中。在他的都市小说塑造了众多边缘的人物形象, 他们不仅仅是当时时代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他们映照了当时社会的面貌。这些人物的边缘性特征是在双文化背景的社会情境中产生的。他们一方面感受着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新风尚, 另一方面坚守着传统社会的旧习风。夹在这两者之间, 他们在虚幻与现世、爱欲与道德、迷惘与理想之间矛盾挣扎。他们想有所追求, 渴望美好的爱情, 畅想甜美的未来, 不想苟同与社会现状。他们认为都市生活不应该如此, 却又无力去冲破。那些美好结果只是想想而已, 他们最终还是落落回到各自的归点。他们是都市的边缘人, 融入其中却体验不到真正的自己, 无法向都市展现自己真实内心, 他们是被都市忽略的边缘人。像社会学家齐美尔对于外来人的诠释印证了施蛰存都市小说中塑造人物, “一方面, 外来人在空间上属于某个群体, 他会与群体成员发生互动; 另一方面, 外来人与群体成员发生的互动又纯属偶然, 该互动不是由于亲缘关系、社区或职业关系触发的, 所以从社会意义上看, 外来人又不属于该群体。由此可见, 外来人既近又远。”^[5]

在讲述每一个边缘人时, 作者凭借自己敏锐、细致的眼光, 探索出自己独特的创作手法, 他在小说创作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在小说创作上模仿运用意识流、潜意识心理分析、魔幻怪诞形式,

探掘人物的内心，揭露人物那丰富复杂的真实世界。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有着超前的影响，也正因为不同于主流文学的创作，使得他处在当时小说创作的边缘，容易被人们忽视。但他遵循自己内心的真实，不追随主流一方面是他自身个性所致，另一方面是他想通过独特方式揭示他所见的都市中的人、情、事、景。

1. 人物形象映照下的边缘性意识

(1) 都市的畅想者——爱欲与道德的边缘。在施蛰存的都市小说中，描写的大多是生活在地处乡村与都市边缘的女性，从她们性格特征上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那印在她们身上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她们渴望得到幸福畅想爱情欲望，憧憬大都市的生活风景；而另一方面，他们虽感受都市文明的吹拂，但她们无法挣脱传统道德的牢笼。抵制不了各种旧规对她们的束缚，不得不妥协退让于道德。如小说《春阳》中的寡妇婵阿姨，他生活在大都市的边缘，一日的上海之旅，唤起她内心压抑的涌动。上海这个大都市中的繁华奢靡的风景触动她心灵深处的情欲。在看到幸福人家的场景，尤其是在银行男职员亲切的称呼她时，心中那种强烈的爱情欲望被激发出来，她想要幸福美满的家庭，更想要得到异性的关爱。在她沉浸在自己的爱情世界中得知自己所认为的银行知男职员对自己的亲切爱称，只是出于一种城市礼貌用语时，她心底的热情被完全浇灭，连最初想要抗争的勇气也降到了最低点。她不敢去冲破压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的道德枷锁，她渴望爱情的欲望被道德观念无情的打碎，只得退回到生活原点。还有《雾》的素贞，是一位感受时代变化和都市诱惑的乡镇女性，她怀着对都市美好爱情的向往，找寻着属于自己的理想爱情。在和自己心仪的男士交往中得知他是一个戏子，她无法忍受自己交往的对象是从事这样的工作，传统的偏见观念，使她无法接受这段感情。她最终是无法跨越道德鸿沟、挣脱封建传统羁绊的。此外还有《狮子座流星》的卓佩珊夫人等等，她们的欲望适可而止，在道德面前是那么的渺小、卑弱。他们在道德边缘畅想爱情，想要感受都市之风的眷顾，但是传统的道德规范使得他们漫散在爱欲的边缘，屈从于传统，过着稳妥、平淡而又孤寂的生活。

(2) 都市的漂泊者——迷惘与理想的边缘。现代大都市的霓虹下，生活着一群都市迷惘人，他们在都市生活中渐渐丢失了自我，找不到生活的存在意义，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找寻不到寄托情感的心灵港湾。也正是由于施蛰存本人特殊的成长经历，类似漂泊的旅居，施蛰存曾回想：“寒家自曾祖以来，旅食异乡，至我父已三世矣。余亦浪迹海隅，未遂免裘之计，每填写表格，于“籍贯”下，虽写‘杭州’，实兹惭汗。”^{[4]195}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己有着一个漂泊者的体验，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不免掺作者个人的情感经历。在作品《梅雨之夕》中，“我”形象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一个都市中孤独迷惘的形象。“我”嫌厌城市平淡无奇的生活，想要有所作为，却又找不到出路，面对都市的种种生存态势，他的内心备受煎熬，对未来彷徨无望。只有在下雨的夜晚，细细的观察雨夜中属于自己的都市风景，享受喧嚣下的安然，感受真正的自我。同样的还有《小珍集》中的《欧》，主人公小陆在异乡漂泊，在银行工作的他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晋升为银行的初级职员。但升为初级职员的他每天仍要重复以往机械般的工作，生活得枯燥乏味，使他对人生失去斗志，迷惘无所去向。理想总是那么的美好，看似近乎身旁，实则远在迷惘之中。他们站在理想的边缘，遥想着未来，却又深陷在迷惘之中难以撩开，到最后还是选择安于现状，不去打破原有的秩序，继续自己都市漂泊者的形象。

(3) 都市的逃避者——虚幻与现实的边缘。施蛰存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露，在他笔下塑造了一些对大都市生活心生厌恶的人物，他们妄想逃离都市生活。快节奏的生存步伐和都市文明对人性的压抑、控制，致使他们产生焦虑、忧郁、恐惧等都市情绪，他们想要逃离都市生活得压力逼迫，幻想在自己的另一世界中得到解脱。如《魔道》中的“我”在压抑的都市生活中，得上了“吃药也不能预防的怔忡病”。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企图得到慰藉，但在现实世界中精神上忍受着折磨，在达到饱和度之时导致严重的精神分裂；再者《旅舍》中的主人公丁先生，在高压的都市环境中迷失了自我，患有神经衰弱症，他想要寻求真正的自我。游旅在乡村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寻

到迷失的精神家园,但当他休憩在乡村旅店中时,精神幻想症变得更加严重,心想这旅店房中藏有死尸,又想象有人要偷他的东西等等一系列无根据的联想,使得他恐惧、焦虑,精神高度紧张到不敢睡眠,由此想想还是城里好,这种精神的麻痹、自我慰藉,最终他还是回归到现实都市生活中;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施蛰存向我们揭示了现代都市生活对人们给予的重压,他们想要逃离都市的压迫,企图在自己的想象中得到解脱,解脱这种边缘的生存状态,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他们既要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又要面对现实的问题。他们游走在虚幻与现实的边缘内心极度的恐惧、焦郁,想要寻求心灵的超脱,最终只能回归到现实生活,在现实的边缘遥想内心的美好。

都市的畅想者、都市的漂泊者、都市的逃避者。他们都是都市文明下的芸芸大众,他们亦或是漫散在爱欲与道德边缘,亦或是徘徊在迷惘与理想的边缘,还亦或是游走在虚幻与现实的边缘。这些缘人在所属社会情境中都经历了一个生活周期,“斯通奎斯特认为边缘人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准备阶段:个人被导入两种文化之中,同时吸收两种文化的价值观。在该阶段,个人内部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冲突的紧张感;第二个阶段,危机阶段:个人由于自身的经历开始察觉到文化的冲突和自己人格内部的矛盾感。在这个阶段会呈现出边缘人的两种边缘特性——分裂的自我以及不安定性。由于个人生活组织被搅乱,结果会产生困惑、焦躁、幻灭及疏离等情绪,甚至承受强烈的打击。第三个阶段,对边际情境的反应:这种反应亦即边际情境产生的结果。”^[5]在讲述每一个边缘人时,他们都想要满足心中所求,想要停留在第一阶段,但在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他们无法逾越。随着慢慢融入,内心的焦虑、不安让他们只得选择妥协、退让。

三、都市边缘意识

都市边缘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指地理位置处在大都市的边缘地带或是偏远的郊区,从抽象意义上主要是一种不同与都市主流的边缘生存状态、边缘思想或是游离于都市之外。都市边缘意识是指作者本身那种边缘人思想,以及他自身的成长

环境、生存境遇所形成的人格特性,游离于主流的边缘状态。都市的风光绮丽、光怪陆离诱惑着人们易变的心理,他们想要感受都市之风的灌洗,渴望美好的未来。但光鲜靓丽的都市生活背后,是令人窒息的高速度运转节奏,是压抑人性欲望的高速发展。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由此导致了都市畸形、病态的现状。人们生活在其中慢慢的被消逝、同化,他们迷失自我的精神家园,没有寄托。施蛰存年轻时来到上海求学、工作,在感受上海现代化、都市化生活方式的同时,更多的体会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压抑、困惑、冷漠和人性堕落。渐渐地他开始反感现代都市生活那令人困倦的物欲追求,忧虑都市压抑人性的而隐患出的病态现象。施蛰存经常往返于上海与松江之间寻求心灵的宁静,他想要重拾往日的温馨岁月,找寻精神的归宿。他目睹了松江的乡村文明被都市文明侵入破坏,内心的彷徨、痛苦只得在回忆过往的乡镇岁月中得到丝丝慰藉。他审视传统文化,批判都市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侵蚀、泯灭。都市文明和工业文化中欲望横流,致使道德逐渐沦丧、文明失落。他以边缘身份的视角批判当时的都市现状,反思都市文明对传统文化秩序的破坏。他站在都市边缘反思都市畸形弊病的生存状态,反思小人物对都市的追恋,审视传统文化之美。

1. 反思都市文明下畸形、弊病的生存状态

施蛰存本身固有的都市外来者的思想,使得他在乡村与都市间不断徘徊,穿梭于大都市的繁华奢靡,感受都市文明压抑下出现的畸形、病态的生存状态。他想要寻求人生的归属感,追逐心灵的精神家园。现代都市文明和工业文化的侵袭,人们很难在都市中有安身之处,无所寄托、无所归宿。抑郁、焦虑、孤寂、恐惧、迷惘的都市情绪伴随着在他们左右,他们极力想要摆脱这种情绪,往往只是徒劳,结果更加愈烈。他们对都市生活失望、厌倦,他们的梦想在都会的高压下破碎,却只能每天重复着枯燥的工作,只能安于现状,心中无所追求、无所目标。都市文明下的人们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他们在都市中丧失了自我,游走在家庭与公司之间固定的生活线条,他们都带着面具扮演自己所处的角色、完成

自己承担的责任。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没有信任可言，他们都在生活中忙碌着自己的人生，正如《梅雨之夕》中写到：“上海是个坏地方，人与人之间都有一种不信任的思想交际着。”^{[6][145-151]}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隔阂的不信任的生存状态，人们虽然在现实距离很贴近，但心理的距离很遥远。穿梭在大都市的施蛰存看到周围光怪陆离、奢靡喧嚣，体察周围人们种种病态、畸形的生存状态，他想要逃离都市的喧嚣、压抑，想要找寻心灵的安宁之处。他开始反思这种生存现状，审视传统乡村之美，渴望在回望乡村之美中找到迷失的自我，渴望在重温传统淳美中找到精神家园。

2. 反思小人物对都市的追恋

都市的繁华绮丽引诱着乡下人对大城市的遥想，再加上自己所处生长地的贫穷落后，更加促使他们追逐美好生活的急切心理，他们想要摆脱底层人身份，享受都市文明的洗礼。像《渔人何长庆》中的菊珍，她对大都市充满了幻想，向往它的新奇，偷偷的跟人跑到上海，最后沦为妓女。现实都市并没有她认为的那样美好，她在都市的欲海中无法立足，最终迷失了自己。如《薄暮中的舞女》的素雯，想要摆脱舞女的身份，向往新的生活，在得知自己的情人生意破产后，被迫放弃新生活的希望重操旧业。在施蛰存笔下的人物如“四喜子”、“阿秀”等等，他们都是在都市文明之风的引诱下来到异乡大都市，对于这些勇敢追求新生活的人来说，都市没有提供给他们想象中的物质享受，而是处处的迫害、引诱。在大城市的重压之下，他们压根无法融入到其中，边缘的生存境遇，使得他们慢慢的丧失了自我，失去了原来的淳朴勤劳本性，上演一幕幕悲惨的人生，成为堕落的都市群体。物欲横流的都市玷污毁坏着传统道德文明，那些想要跻身大都市的乡村小人物，处在都市生活的边缘，享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渐渐的被都市物欲泯灭，他们固有的传统气质被都市消磨，无所去向，成为边缘化人物。施蛰存在反思小人物在都市的悲惨命运，更加

忧患物欲横流对传统道德的侵害。

四、结 语

总上论述，我们得出施蛰存自身特殊的经历让他界定自己是都市的边缘人。一方面是因深受传统乡村文明的侵染，自己是本本分分的乡下人；另一方面缘于亲感现代都市文明的洗礼，都市的陌生感，都市人的忧郁感、焦虑感，都使他意识到自己与都市的格格不入，都市压抑人的欲望使人性产生变态扭曲。在作品中他塑造一系列都市边缘人形象，描述他们边缘性特征和生存状态，他们或是游走在虚幻与现实边缘的都市逃避者；或是漫散在爱欲与道德边缘的都市畅想者；抑或是徘徊在迷惘与理想边缘的都市漂泊者。他们都处在生存的边缘状态，心中所需所想都在现实、道德、理想面前化为渺小分子，最终向现实妥协。在创作上，施蛰存独自探索新的途径，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又不失东方特色，模仿运用意识流手法、潜意识心理分析、魔幻怪诞形式，为中国小说创作开辟了新的局面。他以都市边缘人身份，在都市小说中描述的一个个边缘人物形象，以敏锐的眼光窥视周围的人、情、事、景，揭露批判都市病态现状，这些都对当时及现在甚至未来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李俊国. 都市里的陌生人——析施蛰存的小说视角谈现代都市文学的一种审美特征[J]. 湖北大学学报, 1988(1):39-44.
- [2]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3] 沈建忠. 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 [4] 施蛰存. 沙上的足迹[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 [5] 车效梅,李晶.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边缘性”理论[J]. 史学理论研究,2014(1):81-90.
- [6] 施蛰存. 梅雨之夕·十年创作集[M]. 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下转第94页)

The Development of US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ZHOU Ben-bo¹, FU Xue-jie²

(1.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2. College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With a long history the US continuing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into the biggest higher education of United States for nearly a hundred years. The paper thinks that the deeper study of the experience and trend of the US continui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accurate grasp of China's continui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uccessful cases and the status quo,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US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he inspiration of US continuing educ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tinuing education.

Key words: USA; continuing education;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编辑 程广平】

=====

(上接第 89 页)

A Discussion on the Marginal Consciousness in Shi Zhecun's Urban Novels

BIAN Xiang-ka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Shi Zhecun,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the new sensation school, has an unignorable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literary world. Based on the sociological theory of marginality, the paper thinks that his marginal consciousness is derived from the environment where he was born and raised and the special experience that he got in his education and work in the big city. His marginal status affects his literature creation so that the characters in his urban novels tend to be marginal. It is inevitable for us to analyze the marginal consciousness in his urban novels, reflect on the urban deformity at that time, and look closely at the beautiful simplicity of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Key words: Shi Zhecun's urban novels of consciousness; marginal consciousness; consciously seeking personality; theory of marginality

【编辑 吴晓利】